

弄堂里走出来的写书人

◆应知



“市井生活烟火气、跌宕起伏的人物故事深处，烙下的是时代印记、市民的心态变化和淡淡的伤感欣喜。”在上海作家潘大明看来，上海四十多年的嬗变留下许多细密的肌理，“似乎与年轮相依而存，构筑起岁月的印痕，可谓是一种城市的隐形记忆”。他的作品集《潘大明文集系列丛书·海上四书》含小说、纪实文学、文论、散文随笔等，大都写的是作者生活周边的小人物，题材分为弄堂与棚户居民、工厂和产业工人、文化知识界人士，反映了他们在城市转型时期的生活情状、心理变化，一定程度上构成20世纪中后期至本世纪初的海上众相谱。同时，可以读到作者对意识流、象征主义、荒诞主义等不同创作方法的探索。

记得那时，上海图书馆还在跑马厅的钟楼下，每天早晨去读书的人排队一直排到人民公园大门口，一身书卷气、身形清瘦的潘大明便在其列。他独自居住的亭子间摆放书的搁板上，已有不少书刊，好像不够他读的。每逢休息天，他便从大自鸣钟的裕庆里骑脚踏车而来，在图书馆待一整天，读了许多家里没有的书籍。中午到了饭点，有时他会叫上我，说对面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的人民饭店，盖浇饭好吃，有荤有素，浇头浓油赤酱很入味。

有次在图书馆碰头时，他从包里掏出一份演出说明书，看了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你妈妈在演哪一个角色？我翻开说明书，指了指演员表中“老山东妻……孙凤英”一栏告诉他。他笑着说，去看看你妈妈。

我住在牯岭路上人安里的客堂间里，妈妈看见我带朋友回来很高兴，说要做个时令菜腌笃鲜尝尝，潘大明也跑去灶披间看做菜。他眼尖心细，记住了姆妈的一个细节，掐灭半截纸烟开始操弄，等盖上砂锅盖后，又拿起烟灰缸上的纸烟点燃抽起来。三十多年后姆妈重病住院，他带礼物探望时对我讲了个细节，说腌笃鲜做得好吃也要用心费神。观察之细致令人难忘。

他既善于捕捉生活细节，又勤于阅读、思考、写作。

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如当今网红一般的热浪滚滚，我俩因喜爱文学而结缘，都是时代的弄潮儿，我是浅滩嬉水便赤脚上岸，他却劈波斩浪深海畅游，在文化领域辛勤耕耘，乐此不疲。

潘大明说，在20岁以前，自己的生活半径几乎未曾超过出生地五公里外，接生的妇产科医院在家斜对面，就读的学校也在附近，即使后来换了多种工作，也离家不远。算算也是，从他家到当时的上海图书馆也不足五公里，导致他耳闻目睹的人与事大都集中在这一方寸间，沪西家门口那条街上的店家或住家，他都知晓一二，马路对过的新华书店是常客。后来，他不再问津弄堂口烟纸店里的盐津枣、桃板、山楂条，把零花钱变成了小人书，外婆临终前留给他的五块钱，也被换成了书、纸、笔。

四十多年后的今日，我收到他赠予的文集《海上四书》，120万字煌煌四卷，小说卷中不少篇目用沪语写成，一幅幅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画卷徐徐展开，信手拈来便是那隔壁爷叔、亭子间嫂嫂、前厢房阿婆的甜酸苦辣、家长里短、嬉笑怒骂。正是因为寻常到不能再寻常，才显得格外亲切，陌生中透着熟悉，随和里露着幽默。

他在写小说伊始便用沪语写

身边的故事，讲鲜活的语言，地道的沪味，好似一桌丰盛的上海小吃，满口的回味，满怀的思忆。小说卷里有一篇《弄堂闲事三则》，其中一则故事写了一个上海爷叔，第一次用进口泡沫沐浴露去弄堂里的混堂沐浴，演绎出荒诞一幕，读来令人啼笑皆非、回味无穷；还有上海人如何面对发还工商业主定息、购买国库券、股票，第一批个体户出现等情景，都描写得生动有趣。如此紧扣沪上城市发展脉搏的小说，似乎在写历史，却比理性的历史表达更加活灵活现。

他小说描绘的故事根基在石库门弄堂，而其他三本纪实文学、文论、散文随笔卷，则以不同的文体笔法表现、记录、研究上海过往的人物与事件，不是业内高大上的人物，而是普通且平凡的人；而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大多与上海这座城市有关，他把自已研究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名人，通称为老上海的“新上海人”。我想他不喜欢远行反而是一种机缘巧合，使他笔下反映的人和事聚焦上海，书名自然用了“海上”两字；长期不懈地写作，形成丰富多彩不同文体的作品，顺理成章又编成“四书”。我问他是否如此，他笑而不答。

弄堂里走出来的写书人，也有别样的腔调，伴随的是四十多年的执着。

“在纸上涂抹”是我的嗜好。虽往住拿起水笔就用，但“论心”而言，从角落里拾出哪支钢笔，才是一场为老旧记忆接风的宴席。

初次和钢笔打照面，我才读三年级。笔由父亲赠予，上印着施耐德品牌标识。旁的模样，脑海里却不清楚了。饭后的夜，正小憩。父亲变戏法般，掏出钢笔一支。简单却不单调，简洁却不简陋，使我移不开目。

他打开笔身装上墨囊，拿来一张A4纸。笔尖在纸面打着转，也在我心尖一圈圈绕着痒，恨不能“望穿墨水”。不多时，蓝黑色的线条舞动，我一把从父亲宽大的掌里抢过笔来。每次用其书写，字迹都立得更端正。我便生了淡淡的情意。

纸张声渐远时光，只记得作业总完成很快。不必“读书破万卷”，也可

钢笔“负心”小记

◆徐雪菲

“下笔如有神”。早知言为心声，才晓得为“心”画。

后迫于学业繁忙，我多年没有拾起过钢笔，竟作了回“负心汉”。既负了心，那便负得彻底也无妨，何不更舒坦些！

重拾“初心”，是在七年级。幸承语文老师老师勉励，练字成习，便又惦念起钢笔。常言“善书不择笔”，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不失道理。

我便陆续购入几支，有几块钱的英雄616，老一辈的记忆，只是品控不佳，久了易缺胳膊少腿。而最得吾心的

是永生601和618。良笔该配好墨，即使落得满手都是颜色，心中的满足却令我欲罢不能。

一次投影仪下，认出熟悉的痕迹，从此我似乎便与化学老师更近了些。我化学不优秀，她常想不起吾名，只唤“那个字最好看的同学”。

一回化学作业，有题正与钢笔碳素墨水相关。老师点我起来：“徐雪菲，你很喜欢用钢笔，你来说说这道题。”

我攥着衣角，惊而对之：“啊？老师，我好久没用过了！”换来笑声低低

一阵。“哎呀，你就回答这问题！”老师急言欲跳脚。忍笑的我凝神道出，落座即瘫。惊喜惊吓，一念而已。我的“心”和生活，交缠得竟如此紧。此后我落下小诗一首：

咏钢笔

素手方添墨，
无声即暗香。
闲时常落笔，
我也似江郎。

时代在发展，而我依然揣着钢笔。是欢喜它写感之丰富、工艺之精美，更因爱其所承载的古旧情怀。每每抚上笔身，恰如与沉默的故友轻轻对话。

(作者为普陀区万里城实验学校学生)



从临床到产业： 一位骨科医生的康复数字化探索

2026年1月，上海复动医疗管理有限公司CEO吕一鸣入选上海医药行业协会产学研医创新转化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该协会是上海首批5A级社会组织，也是中国医药行业最早的地方性行业协会之一。

吕一鸣的职业生涯起步于临床。他曾任职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后来留学德国取得德国科隆大学博士学位。海外求学与一线诊疗的双重经历，让他注意到中国肌骨康复领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骨科手术量逐年增长，术后功能恢复需求庞大；另一方面，康复治疗师数量不足且地域分布不均，大量患者难以获得及时、持续的康复指导。

面对这一现状，吕一鸣选择以技术拓展服务边界。2022年6月，其团队参与研发的数字化骨

科康复系统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据介绍，该系统是国内首批进入严肃医疗器械监管范畴的肌骨康复数字化疗法产品之一。

产学研融合：从临床问题到创新转化
截至目前，吕一鸣已获得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与专利。2023年11月，其与复旦大学合作的“基于位姿传感器的远程康复系统在肌骨疾病治疗中的应用”项目获上海产学研合作优秀项目奖提名奖。他亦曾受邀在2022年、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场合分享肌骨康复数字化实践经验。

从三甲医院骨科医生到数字疗法创业者，吕一鸣团队试图为肌骨康复提供一条技术辅助路径。当康复服务试图突破治疗师数量与地理位置的限制，肌骨康复的可行性问题或能找到新的解决思路。上海医药行业协会将其纳入专委会，亦是对于这种“临床需求驱动技术创新”探索的肯定。(朱祺)

千年观前街 一个采芝斋

苏州热线电话: 0512-67276198 地址: 苏州市观前街91号
全国热线电话: 0512-67274512 网址: caizhizhai.tmall.com

新书推荐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 黄旭东(笔名黄鱼)
书名: 《花园与父亲》

推荐点评:

本书获澎湃·镜相第二届非虚构写作大赛首奖，被誉为中国版《最后的告别》。作者黄鱼(本名黄旭东)以父亲确诊前列腺癌至离世的五年经历为线索，将其与父亲合力打造带水池花园的过程与父亲的求医路同步，花园最终成为一家人陪伴坚守的温暖见证。

中国式父子关系，藏着对峙、沉默与隐忍，爱与尊严在无声交锋。父亲患病后，父子角色悄然反转，作者手握求医、照护的全部决定权，却陷入无尽自我拷问：所做的一切是否足够？是尽心尽孝，还是只是做一个孝子的姿态？那些无人可说的煎熬照见了无数人面对至亲离去的共同心境，让有相似经历者看见自己，获得理解与慰藉。

推荐点评:

这是阔别央视《大风车》舞台十年的董浩叔叔与中国



书名:《希望你快乐,就像小时候》
作者:董浩
出版:中信出版集团

董浩叔叔与中国80后、90后两代人的精神困境:当我们被迫成为无所不能的“大人”,该如何接纳或许不够精彩的人生?如何安放内心那个未曾好好告别的“小孩”?

董浩从自己的童年谈起,将4岁丧父的原生之痛、二年级登台讲故事的挫败、36岁从“鬼门关”逃回后遭遇的“失业”危机、凌晨偷偷潜入琴房练习等过往娓娓道来,告诉人们,哪怕是失败、普通、焦虑,都值得被看见。